



Stendhal

司汤达文集

意大利遗事

徐和瑾 王振孙 译

司汤达文集

意大利遗事

徐和瑾 王振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遗事：司汤达小说选 / (法)司汤达(Stendhal)著；徐和瑾，
王振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0

(司汤达文集)

ISBN 7-5327-3376-9

I. 意... II. ①司... ②徐... ③王... III. ①中篇小说
—作品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7985 号

Stendhal
CHRONIQUES ITALIENNES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司汤达文集
意大利遗事
〔法〕司汤达 著
徐和瑾 王振孙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5 字数 243,000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100 册

ISBN 7-5327-3376-9/I·1973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的话

一八三三年，司汤达在担任驻意大利奇维塔韦基亚领事期间，从罗马朋友卡埃塔尼(Caetani)那里得知十六和十七世纪意大利手写本的存在，对旧书店和家庭藏书中一些布满灰尘的手写本里的故事很感兴趣，就用每本九十至一百二十法郎的价格购买其抄写权。司汤达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去世时，拥有手写本十四本，其中十三本为手抄本，纸质、墨水、字体等都跟司汤达的故乡格勒诺布尔图书馆收藏的《吕西安·娄凡》的手稿相同，上面写有大量批语，时间均为一八三三至一八三九年，只有一本为古本，可能是十七世纪时的手写本。司汤达去世后，法国作家梅里美先将这些手写本交给不列颠博物馆，后请法国国立图书馆用六百法郎购回，时间为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五日。

司汤达对这些手写本的意大利故事感到兴趣，是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当时罗马教廷统治下的著名奇案，并且是在事发后几天写的，真实可信，如《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的故事，是在女主人公死后十二天写的(本书第 75 页)，而在《卿奇一家》中，贝亚特丽丝·卿奇于一五九九年九月十一日被处死，故事则在九月十五日写完(第 102 页注①)，因此，在司汤达看来，它们可以作为“十六、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另外，司汤达认为意大利的故事特别适合于描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他对那个时期的意大利兴致勃勃，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敢说敢为，不按社会习俗行事，不怕被人笑话，而且能说会道，他们使用剑和匕首，占有女人的心和身体。这些故事展现的是因爱情而引起的凶杀、家族复仇、强盗抢劫以及司法机关的种种酷刑，即另一种现实，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同态复仇法和强权法则，这些社会新闻骇人听闻，往往充满

血腥味，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着“能把人心深处照得特别亮堂的某些事实”（第2页）。

从这些手写本中，司汤达不但取得撰写《帕尔马修道院》的素材，而且还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四篇故事，即《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1837年3月1日）、《卿奇一家》（1837年7月1日）、《帕利亚诺公爵夫人》（1838年8月15日）和《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1839年2月1日和3月1日），前两篇没有署名，后两篇署名为F·德·拉热纳韦（F.de Lagenevais）。司汤达未用真名，是因为他的担心：“我不说假话，也许不会说罗马政府的好话，但如果它的坏话，我就会被人看成恶人。七月革命时，我已在莫斯科、维也纳和柏林效力二十五年，在罗马附近谋得一个小小的差使。”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及其它三篇故事汇编成册出版，他这时不再担心，就用了自己的笔名：“德·司汤达先生，著有《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等”。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司汤达去信《两世界评论》杂志，准备把一批故事交给该杂志社出版，汇编成两册，跟《帕尔马修道院》篇幅相同，每篇故事均署名为司汤达，稿费为五千法郎，预付一千五百。但在写了这封信后没过两天，司汤达就在一天傍晚中风倒在巴黎街头，有几篇故事未能写完，如《宠杀》和《索拉·斯科拉斯蒂卡》，作者在去世那天，还口述了后一篇的部分段落（第207页）。

早在一八三四年，司汤达就准备将这些故事汇编成册，并考虑其书名。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给圣伯夫的信中写道：“这本集子如何取名？《罗马的故事，根据同时代人的记叙确切译出（一四〇〇至一六五〇年）》”。这些故事最早由作者的表弟罗曼·科隆（Romain Colomb）于一八五五年汇编成册，收入米歇尔-莱维出版社出版的《司汤达全集》，取名为《意大利遗事》，一九三二年，H·马蒂诺（H. Martineau）将八篇故事汇编成册，收入法国七星丛书，书名相同。这“遗事”，法文为 *chronique*，可译为“纪事”，看过《红与黑》的读者一定记得，该书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

《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讲的是强盗的儿子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和贵族小姐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的恋爱故事。他们的恋爱自然遭到埃莱娜的父兄的反对。在一次战斗中，朱利奥不幸杀死埃莱娜的哥

哥法比奥。事后埃莱娜被送到卡斯特罗女隐修院。朱利奥得知后率领十几名强盗进攻隐修院，但未能劫走埃莱娜，只好化名参加西班牙军队。埃莱娜以为朱利奥已死。她后来当上女隐修院院长，跟卡斯特罗主教发生关系，怀孕生子。事发后被关进单人囚室。这时朱利奥回到意大利，埃莱娜的母亲乘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去世之后的混乱局面，挖地道解救埃莱娜。但埃莱娜觉得自己对不起情人，不愿逃走，用匕首自杀身亡。这篇故事中只有埃莱娜的恋爱和受审的情况是真实的纪事，其它情节均属杜撰。《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是讲这位女主人公嫁给未来的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外甥费利克斯·佩雷蒂，后者在一天晚上被人杀害，据说是奥尔西尼亲王指使手下所为，而维多利娅恰恰嫁给了这位亲王。亲王病故后，维多利娅在帕多瓦被亲王的兄弟路易斯亲王带领的一群蒙面男子杀死。最后，司法机关将凶手捕获并处死。《卿奇一家》讲意大利唐璜弗朗切斯科·卿奇虐待其子女，其女儿贝亚特丽丝忍无可忍，同继母和兄弟一起杀死奸污她的父亲。司法机关审理此案后将她和继母及哥哥送上断头台。《帕利亚诺公爵夫人》讲教皇保罗四世的侄子帕利亚诺公爵因妻子有外遇而将其杀死，公爵也在保罗四世这个靠山去世后被处死。

意大利手写本，在意大利各个图书馆均可找到，手写本里的故事写得繁冗拖沓，而且多有年份或人物混淆的错误。司汤达将其妙手回春，经过他的改写，故事中的重复不见了，错误改正了，故事的条理变得清晰，节奏加快，同时又富有艺术性和充满活力。同时，在一些故事中还加上妙趣横生的论述，如《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中对强盗的评述，《卿奇一家》中对唐璜的评述，《帕利亚诺公爵夫人》中对激情的评述，都写得十分精彩，有时不禁叫人拍案叫绝。

司汤达的十四本意大利文手写本能被公众查阅之后，几位研究者对司汤达尚未使用的一些故事进行改编。第一位改编者是法布里斯·伦齐(Fabrice Renzi)，于1883年7月10日发表于《佳作杂志》(Revue des Chefs-d'œuvre)上，题名为《未曾发表的意大利遗事》，包括三篇故事，即《堂娜·玛丽亚·达沃洛兹》、《米索里兄弟》和《阿尔布兰迪诺红衣主教》。接着，《独立杂志》于1888年11月份发表《阿尔多布兰迪尼红衣主教对罗马贵人吉罗拉莫·隆果巴尔迪的报复行为》。二十世纪初，阿



尔塞娜·欧里斯(Arsene Obris)发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意大利遗事》，司汤达作注，格扎维埃·佩尔蒂埃作序，1913年由巴黎儒弗出版社出版。佩尔蒂埃在序言中说，这个集子中的十二篇故事，均为司汤达抄录，而欧里斯这个笔名，则隐藏着著名的阿尔多布兰迪尼亲王家族中克莱芒八世的一个意大利女性后裔。然而，这些改写都十分乏味，读来味同嚼蜡，因为它们只是这些意大利纪事的内容提要。

本书翻译中的一大问题是译名，因为司汤达把许多意大利文人名变为法文名，有时则同时使用。例如，《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中女主人公的母亲名叫 Victoire(维克托娃)，为法文名，而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的名字 Vittoria 则用意大利文；意大利唐璜 François Cenci(弗朗索瓦·卿奇)的名字为法文名，意大利文应为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他的一个儿子名叫 Jacques(雅克)，为法文名，后又用其意大利文名 Giacomo(贾科莫)。我们在商量后决定将书中的法文名改为意大利文名。然而要改却并非易事，只得请教我的摩纳哥朋友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女士及其丈夫安德烈·拉巴雷尔(André Labarrère)先生，二三十个法文名字才得以转成意大利文名，然后译成汉语。

另一个问题是时间的表示，《卿奇一家》中有“星期五二十二点(晚上四点)”(第 116 页)。这“晚上四点”到底是几点？去年年底给我以前在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司汤达大学)进修时的老师雅克·肖谢拉斯(Jacques Chocheyras)先生寄贺卡时顺便问了这个问题。对此，肖谢拉斯先生作了十分详细的回答。他查阅了七星丛书版的《意大利遗事》，说这一点不难，并引述文中的一句话：“晚上九点一刻，姑娘的遗体[……]被送到在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第 121 页)以及司汤达加的注：“在罗马，这是亲王葬礼的时间。[……]夜里两点半送去，在九月十一日相当于九点三刻。”这就暗示计时以日出或日落的时间为起点，就像古代那样(如在《圣经》之中)。他还说，司汤达是在翻译当时记述的故事，因此，他写“星期五二十二点”，是根据他写作时的计时法，当时(一八三七年)法国已有火车，用二十四小时计时法，司汤达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所以说“二十二点”，而不说“晚上十点”。而括号中的“晚上四点”，则是故事发生时的计时法，以十八点日落时为起点。而“在十三点(上午八



点)”(第 118 页)则说明,罗马的上午从五点日出时开始。对以上三位的大力相助,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徐和瑾
二〇〇四年四月



序^①

—^②

将近一三五〇年时，彼特拉克^③使古代的手写本在意大利十分时兴，所以人们也保存当代的手写本，而这事却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纪，那时在法兰西的上等人中，能读会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因此，在一八三九年，意大利各个图书馆里的珍本比比皆是。请看，意大利鸿运高照，分裂成许多小国，小国的元首个个精明能干，威尼斯驻佛罗伦萨大使嘲笑佛罗伦萨的国事，梅迪奇家族驻威尼斯的使者则拼命嘲笑威尼斯督治的所作所为。

但是，一件奇特的事发生了，那就是拿破仑的胜利使意大利人在几年的时间里拥有一个祖国，并使他们欣喜若狂之后，是法国勉强建立两院之后^④，特别是整个意大利夜以继日地研究梯也尔先生的《法国大革

① 这篇序系编者拼凑而成，并未刻意加工，包括司汤达在他收藏的三个意大利文手写本的首页上，亲笔书写并明确冠以“序”的字样的批语。也许这些序并非是为介绍他想在这些手写本中选取的故事，但正如文学背景和对其晦涩的文笔的暗示所证明的那样，它们是介绍这些手写本的一种导论。它们中有相当多的总体看法，贝尔一定会在有朝一日以某种形式对其重新运用，使出版者认为应该采用，并放在序的位置发表。

继亨利先生和波普先生之后，杜瓦延先生选取了其中的主要部分，作为他的《意大利遗事》版本的序，但本书是首次全文刊载作者的批语，并做到基本正确。——编者注

② 这个片断未注明日期，位于第 179 号手写本的首页。——编者注

③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对古代手写本和古籍颇有研究。

④ 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路易十八重登王位，规定法国是君主立宪国家，建立参众两院。



命史》之后,意大利合法的君主们认为,为了他们的重大利益,应不准翻阅档案。请看,一五〇〇年的政治理论十分可笑,那时尚未想出捐税应由纳税人的代表投票决定,另外,人们认为,所有好的政策都会在神圣的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到,而在当时,他的著作翻译得相当拙劣。但那个时代的人,以及那些作家,即并非觊觎一种蒙蒂翁^① 奖的学院人士,都充满野性的力量,他们知道,在一个暴君的眼皮底下,生活在一座小城是怎么回事,这暴君刚镇压了共和国,并因此引人注目。

因此,在今天因受到保护而可以查阅的意大利档案中,应该寻找的不是司空见惯的道理,而仅仅是有着米开朗琪罗诗歌情趣的某些崇高诗句和能把人心深处照得特别亮堂的某些事实。原因是最为古怪和最为无耻的政府有这点好处,即能提供关于人心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在年轻的美洲无法找到,因为在那,所有的激情几乎都归结于对美元的崇拜。

如果我能被看作于人无害的文明学者,查阅的只是希腊文手写本,那么,我最有兴趣阅读的档案,是主教们收藏的法庭档案,这些主教的威望,只是在今天拿破仑这颗明星面前才黯然失色。

二^②

我承认,我对新荷兰^③ 和锡兰岛居民的思想和行动方式不太感兴趣。旅行家富兰克林^④ 说,在里卡拉斯人那里,丈夫和兄弟认为把自

① 蒙蒂翁(1733—1820):法国富翁,用遗产的部分利息由法兰西学院设三种奖,其中之一为道德奖。

② 这第二个片断注明日期:1833年4月24日于罗马卡瓦列里宫,置于第171号手写本的首页。司汤达还在此加了注:

“To the happy few. (献给幸运的少数人。)

“我在一生中一直希望我的书被极少数人阅读,即30至40人,如我的朋友罗朗夫人、德·特拉西先生本人、米约利斯将军、富瓦将军、德·巴尔科夫夫人、菲利比娜·德·比洛、贝朗热。我高兴的是我拙劣的文笔会使蠢人们兴趣索然,并成为我难解的密码。”——编者注

③ 指澳大利亚。

④ 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海军少将和探险家,1845年率官兵138人,乘船两艘,从英国出发探寻西北航道,在威廉岛外水域被冰块包围,全体人员先后遇难。



己的妻子和姐妹借给外族人受用是光荣的事。我在居维叶^①先生家遇到过富兰克林船长，读他那些真实的故事，我能得到一刻钟的消遣，但我很快就去想别的事情。这些里卡拉斯人跟我以前的朋友或竞争对手差别实在太大。由于相同的原因，荷马和拉辛笔下的主人公，那些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②，开始使我哈欠不断。确实，我同时代的许多法国人认为自己喜欢这些英雄，因为他们以欣赏英雄为荣。而我则开始摆脱所有的偏见，这些偏见的基础是少年时代的虚荣。

我喜欢描写人心的作品，但这是我熟悉的人之心，而并非里卡拉斯人之心。

从十六世纪中期起，虚荣心，即费内斯特男爵^③所说的炫耀的欲望，在法国给人们的行动，特别是这些行动的动机罩上了厚实的幕布。在意大利，虚荣心的性质与此不同，对此我可以用自己的名誉向读者担保；它影响较小。一般来说，意大利人想到邻居，只是因为对其憎恨或有怀疑；如有例外，最多只是每年三四次的庆祝活动，每个举行庆祝会的人，可以说肯定会使邻居不得不双手赞成。如有丧命的不安，那么，在生命的每一刻钟里，就不会有能迅速看到和识别的转瞬即逝的细微差别。人们就看不到那些因受尽永远令人痛苦的虚荣心的煎熬而变得焦虑不安和瘦削的脸，就看不到维埃内（一八三三年任埃罗省议员）式的面孔。

这种意大利的虚荣心，跟我们的虚荣心相比是如此不同，作用又极其微小，才使我让人抄写下面那些喋喋不休的话语。我的爱好看来十分古怪，与我同时代的某些法人大相径庭，这些人寻找文学的乐趣和对人心的描写，经常是在维尔曼^④先生、德拉维涅^⑤先生等人的作品

① 居维叶(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创建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曾任国务委员和内务部副大臣，著有《动物界》、《地球表面灾变论》等。

② 均为希腊神话传说中英雄，后者为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

③ 费内斯特是法国作家阿格里巴·德·奥比涅(1552—1630)的讽刺小说《费内斯特男爵奇遇记》的主人公。他是个小贵族地主，喜欢炫耀自己，几次进京求官，均无所获。

④ 维尔曼(1790—1870)：法国文学评论家、政治家，曾任法国资国民教育部长(1839—1844)，是比较文学的先驱。

⑤ 德拉维涅(1793—1843)：法国作家，著有悲剧《西西里晚祷》、爱国主义哀歌等。



之中。在我的想象中，我在一八三三年的同代人，不大会被在这里遇到并用长舌妇的方式加以叙说的天真或坚强的形象所感动。在我看来，对这些文件和酷刑的叙述，为我提供了有关人心的真实确凿的材料，我夜里乘坐驿车赶路时，喜欢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我更加喜欢找到的是叙述爱情、婚姻以及巧夺遗产的阴谋（例如一八二六年左右某公爵的阴谋）的故事，但司法机关的铁掌尚未进入这种故事之中，即使我能找到这种故事，我也会觉得它们不大可信。但是，有些热心人目前正在为我寻找。

一个民族，它那感受现实的力量（如在那不勒斯），或有深思熟虑的激情的力量（如在罗马），把虚荣心和矫揉造作去除到这种程度，这样的民族是需要的。我不知道，在意大利（也许还有在矫揉造作的十九世纪以前的西班牙）之外，是否能找到一个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比里卡拉斯人更为有趣，又没有虚荣心，使人能看到几乎是赤裸裸的人心。我可以肯定，今天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矫揉造作和虚荣心过多，而且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无法长久提供强光来照亮人心深处。

三^①

大家将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历史风景画^②，而是根据实物用英国器具摄取的画面。真实取代了其它一切优点，但现在是真实不够的时代，看到的真实还不够刺激。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建议他们每星期在这些故事中选一篇阅读。

我喜欢这些故事的风格，这是老百姓的风格，充满了同义叠用的手法，在提到一件丑恶事物的名称时，都要把这事物的丑恶告诉我们。但这样一来，讲故事的人虽说并非心甘情愿，却描绘了他那个世纪，以及当时流行的思想方式。

这些故事大部分是在故事中的可怜人死后几天就写好的。

① 这最后一个片断所注的日期为：1833年5月16日，在第172号手写本的首页。——编者注

② 历史风景画指描绘神话或宗教人物或场景的画。



我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使风格少一点晦涩，使我在读第三遍时不至于太不耐烦。

晦涩是意大利文的最大缺点。事实上有八至十种意大利文，却没有一种能消灭其竞争对手。在法国，巴黎的语言消灭了蒙田的语言。罗马人说的“*Vi vedro domani al giorno*”（“你们明天白天见面”），佛罗伦萨人却听不懂。我更喜欢看英文写的故事，而不喜欢看意大利文写的故事，因为英文写的故事看起来更加清楚。

刺激性最强的故事是马西米的故事，在第十六页。

围攻热那亚使人索然寡味，我取这篇只是为了让别人借给我的整个手写本有个副本，我担心有朝一日会责备自己忽视了这个^①。这些故事中有三分之一不值得抄写出来，这些都是在一六〇〇年时的劣质品，但在我看来，远不如一八三三年时的劣质品那样令人厌倦，这些主要是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位罗马亲王（圣克罗切）疑心他的老母亲有情人，因为他看到她的腰身变粗；他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就把这个患水肿的可怜老太太一刀杀死。西班牙的孤芳自赏移植到意大利，使一个儿子不知道母亲是否有情人。

即使在那些平淡无味的故事里，也能看到这些风俗的某种反映。

我甚至在一八三三年看到，在法国，特别在英国，杀人是为了谋财。有两个可怜虫在前天被处决，年龄分别为二十三岁和二十七岁，一个名叫维瓦尔迪，杀了自己的女人，是因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开枪打死了医生，该医生是极端保皇派，也许还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人们看不到其中有金钱利害关系的蛛丝马迹。

谋财害命的罪行平淡无奇，在这里将会十分罕见。

徐和瑾 译

^① 手写本中此处空白。在这第 172 号手写本的末尾，司汤达在目录上对围攻热那亚作了补充：“这故事的有用之处，是多少展示了意大利对路易十四的看法，这位伟大的国王曾有过极为出色的见解。（我刚看完圣西蒙的前 12 卷，看得十分仔细，只是眼睛难受。）1834 年 3 月 29 日。”——编者注



目 录

译者的话	徐和瑾	译	1
序	徐和瑾	译	1
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	徐和瑾	译	1
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 布拉恰诺公爵夫人	徐和瑾	译	74
卿奇一家	徐和瑾	译	95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	王振孙	译	123
圣方济各在里帕	王振孙	译	144
瓦尼娜·瓦尼尼	王振孙	译	157
宠杀	王振孙	译	180
索拉·斯科拉斯蒂卡	王振孙	译	207

卡斯特罗^① 女隐修院院长

—

情节剧经常向我们展示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有许多人谈论这些强盗,却对他们并不了解,以致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种种看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从总体上说,这些强盗是反对派,反对的是在意大利继承中世纪共和国的历届残暴政府。新的僭主往往是死亡的共和国中最富有的公民,为迷惑下层百姓,就用壮丽的教堂和优美的绘画来点缀城市。照此办理的有拉韦纳的波伦蒂尼家族,法恩扎的曼弗雷迪家族,伊莫拉的里亚里奥家族,维罗纳的卡内家族,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最后还有所有家族中最不好战和最虚伪的,那就是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在为这些小国撰写历史的史学家们,无人敢记载不可胜数的下毒和暗杀,这些事是小僭主们在担惊受怕的折磨中下令干的,而这些严肃的史学家都是僭主的雇佣文人。只要想到,这些僭主都认识每个共和派人士,并知道自己被他们深恶痛绝(如托斯卡纳大公科莫认识斯特罗齐),只要想到,这些僭主中好多是被暗杀而死,你们就会知道,深仇大恨和世代怀疑使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才智过人、勇猛无比,使他们的艺术家才华出众。你们会看到,这强烈的激情如何阻止相当可笑的偏见产生,这种偏见在塞维

① 教皇保罗三世(1468—1549):即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于1534年登基后,封其子皮耶尔·路易吉·法尔内塞(约1490—1547)为卡斯特罗公爵。皮耶尔·路易吉·法尔内塞在查理五世鼓动的骚乱中被杀,不久后卡斯特罗这块滨海土地被夷为平地。



尼夫人^①的时代称之为荣誉，主要的意思是：既然生来就是臣民，就应为主子效劳，牺牲自己的生命，并博得夫人们的欢心。在十六世纪，一个男人的活动及其真正的长处要在法国展现，并赢得别人的赏识，只能靠战场上或决斗中的勇敢；而由于女人们喜欢勇敢，并特别喜欢大胆，她们就成为一个男人的长处的最高裁判。于是就产生了向女人献媚的精神，这种精神为依次消灭一切激情乃至爱情作好准备，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全都服从的残酷僭主——虚荣心。国王们保护了虚荣心，而且有充分理由，结果勋章驾驭一切。

在意大利，一个男人扬名可以靠各种长处，可以靠高超的剑术，也可以靠古代手写本中的发现：请看彼特拉克，他那个时代的偶像；一个十六世纪的女子，对精通希腊语的男子的喜爱，不亚于甚至超过对战功显赫的著名军人的青睐。于是我们看到了激情，而不是向女人献媚的习惯。这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巨大区别，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产生了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和柯勒乔^②这样的艺术家，而法国则产生了十六世纪所有勇敢的统帅，他们虽然在今天不为人知，在当时却个个杀敌无数。

请诸位原谅我说出这些听来逆耳的真相。不管怎样，中世纪小僭主们残酷而又必需的报复，使老百姓的心里能够容忍强盗。大家恨强盗，是因为强盗偷马匹、小麦、金钱，总之，是偷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村里的姑娘们不喜欢别的男孩，只喜欢一个小伙子，他一生中有一次被迫andar alla machia，就是说，在不慎惹祸之后，逃入树林，投奔强盗。

今天，大家肯定还害怕遇到强盗，但如果强盗受到惩罚，每个人都会表示同情。这是因为意大利老百姓十分机灵，喜欢冷嘲热讽，嘲笑经他们的主子检查后发表的作品，经常阅读热情叙述赫赫有名的大盗的生平的小诗。他们在这些故事里看到的英雄壮举，使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的

① 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惟一作品《书简集》收有同女儿等人的通信，反映路易十四时的宫廷生活和社会状况，有较高文学价值。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主要作品为梵蒂冈宫中的壁画《圣礼的辩论》和《雅典学派》。乔尔乔涅(1478—151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代表作有《暴风雨》、《入睡的维纳斯》等。提香(约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擅长肖像画、宗教和神话题材画，作品有《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等。柯勒乔(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画家，多以宗教和神话为题材，著名作品有《耶稣诞生》、天顶画《圣母升天》。



艺术头脑感到陶醉，另外，他们对官方颂扬某些人感到十分厌烦，因此，只要不是来自官方的颂扬，就会触动他们的心弦。应该知道，意大利的下层百姓所受的某些苦难，旅居该国的人永远不会发现，即使他在那里住上十年。例如，十五年前，各级政府尚未能用计清除强盗^①，强盗们干出一些大快人心的事，惩处小城市的当权者办事不公，也是常有的事。这些当权者是专横的行政官员，月薪不超过二十埃居^②，自然听命于当地最显赫的家族，而该家族就用这种十分简单的办法来压制自己的敌人。强盗并非总是能如愿以偿，惩罚这些专横的小当权派，但他们至少瞧不起当权派，跟他们对着干，这在具有幽默感的老百姓看来并非小事一桩。一首讽刺性十四行诗，能使老百姓暂时忘掉自己的种种苦难，但老百姓从未忘记过任何侮辱。这就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另一重要区别。

在十六世纪，如果小镇的一个可怜居民因憎恨首富人家而被镇长判处死刑，常常会看到强盗攻打监狱，想把受压迫者救出牢笼。这个有势力的人家也不是过于相信当地政府派去看守监狱的八至十名士兵，就自己出钱招募一队临时性的士兵。这些士兵称之为 bravi(雇佣兵)，在监狱周围驻守，负责把可怜的犯人押赴刑场，他的死是别人花钱买的。如果这个有势力的人家里有青年男子，那么，这些临时招来的士兵就由他率领。

这种习俗使道德唉声叹气，我同意；在今天，我们有决斗，有烦恼，法官是不能被收买的；但在十六世纪，这些习俗却也妙不可言，可以造就名副其实的男子汉。

许多历史学家，至今仍被各学院墨守成规的著作颂扬，他们竭力掩饰的一种状况，在将近一五五〇年时培养出一些十分伟大的品格。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因谨慎的谎言得到酬谢，获得了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费拉拉的埃斯泰家族、那不勒斯的历任总督等能够授予的各种荣誉。一个可怜的历史学家，名叫贾诺内，想要掀开这黑幕的一角；但是，他敢

① 最后一名强盗加斯帕罗内于 1826 年向政府投降；他同他手下的 32 人，一起被关在奇维塔 - 韦基亚城堡中。他逃到亚平宁山顶上，由于缺水，被迫投降。他是个风趣的人，长着一张相当讨人喜欢的脸。——作者注

② 埃居是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有一种银币合 5 法郎。